

ZHONGHUA

WENXUE

TONGLAN

中华文学通览
元代卷

大漠来风

张 毅 著

董乃斌主编
中华书局

大漠来风

中华文学通览·元代卷

张 毅 著

中 华 书 局

书 名 大漠来风
——中华文学通览·元代卷

主 编 董乃斌

作 者 张 毅

出 版 中华书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冠中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8³/₄ 插页/4
字数/153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1515-8/I·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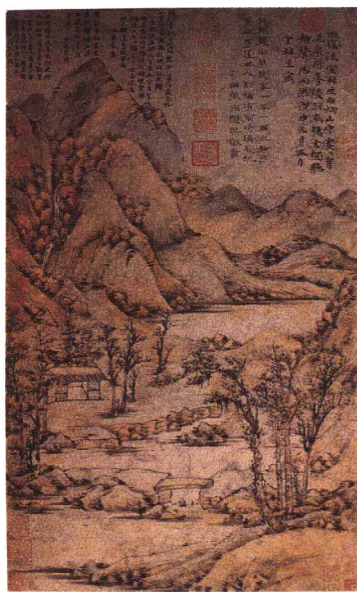
定 价 17.00 元



崔莺莺造像

[明]仇英作 选自《千秋绝艳图卷》

王实甫在杂剧《西厢记》中热情歌颂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雨后空林图 [元]倪瓒作

元代杂剧俑



元代舞蹈俑



山西洪洞赵城镇广胜寺元代戏剧演出壁画，演出规模宏大，可见元代戏曲发展之成熟。

《中华文学通览》主编的话

说起我们中华古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文化遗产，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马上会想到我们的古典文学，想到被孔夫子誉为“思无邪”的《诗经》，想到在泽畔行吟的屈子和他的《离骚》，想到《庄子》书中那些汪洋恣肆的散文，想到《左传》、《史记》书中所描写的那些纵横捭阖和尔虞我诈，想到从汉代到南北朝种种不同风格的乐府民歌。至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两代的戏曲小说，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这样的大作家，像《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的名著，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是耳熟能详。

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古典文学确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为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劳动，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和魅力，为那些优秀作品永恒的审美价值而感到自豪。

这些宝贵的遗产是我们全民族的财富，理应由全民族享受。也许有的人需要温故，也许有的人需要知新，也许有的人渴望全面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漫长历史，也许有的人愿意结识

一个个性格各异的作家,或者也有人想寻找一条学习古典文学的入门途径,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消费和享受。而这也就成了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最初动机,我们乐意来做这件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事。中华书局本以出版高深精湛的学术论著闻名于世,但这次正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提出要我主编这套普及性的丛书并由他们出版的动议,我当然很愉快地接受了。

我们的编撰方针明确而简单。我们要以浅显而生动的文字,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史知识,和读者一起在此范围内作一次愉快而又富于情趣的旅行,给读者以领略古典文学的享受,让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读下去,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受到感染,而不要它“坚硬”和叫人感到费劲。现在这样分篇立题、每篇字数不多,而且行文注意流畅风趣的做法就是由此决定的。

同时,我们也想通过实践来表达一种与传统有所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古人的确创造了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是那样重视文学,有时简直把文学看成了生命,这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传统。可是,他们的有些观点却未免偏颇。比如,往往把文学的价值看得过重,以至远远地超过了文学的实际价值,然后又由此出发,要求文学去承担它种种力不能及的社会责任,从而造成了文学功能的严重错位和超负荷,就是突出的一例。

研究文学的人大都知道汉人有过一篇文章叫《诗大

序》又叫《毛诗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开头是这样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似乎不错，但接下去就说得严重了：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里所讲的诗与乐的涵义、作用和功能，都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其价值判断的标准当然和我们今天有很大差异，而且对于文学功用的估价，也显然夸大了，讲得未免有点玄乎。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是将文学和政治、道德、伦理教化作了直接的挂钩，跳过了许多必要的中介，这就把一个本来相当复杂的问题大大简单化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事物之间，即使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必要的中介总是不可少的。比如文学和政治、道德、伦理教化之间的联系，就绝不能没有人们阅读欣赏这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试想，一部作品倘若没有人去读，它就是内容再好、再有价值，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产生什么实际价值呢？而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去阅读，文学就必须是有趣的、充满了情味的。可惜的是，这一点在传统的文学观中，常常被忽视了。

所以我们这套丛书想改变一下。我们不再跟着传统观念走，那些传统上认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我们不一定全都介绍，而是按照一般读者对文学的实际看

法、兴趣和要求来选择；我们不想把这套书写成变相的文学史或文学史话。在具体介绍中也往往不按传统角度，而是把文学真正当作人的心灵活动的流露，把读古典文学当作了解古人并和他们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手段。我们不但想让读者知道一些古代文学作品，领略它们的美，还希望他们通过作品而结识许多富有个性的古人，并且和他们交上朋友。至于从这里面要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也可以先不考虑这个问题，让知识的增长、心灵的丰富、情操的升华，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进行。

总之，我们是想让古典文学变得亲切有趣，想让读者在每日繁重的劳动以后，利用不多的休息时间，从古典文学得到一些精神的享受，从我们这套书中得到一些阅读的愉快。

我们深信，真正的文学是从人心里流出来的，也是能够作用于人心的。这种以审美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其影响人的方式，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是渗透濡溉，然而这种看似春风拂面、细雨润物的作用，对于人们美好思想情操的塑造，高尚品格气节的培养，却可以发生至深至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氛围之中。古典文学是构成这种文化历史和氛围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受过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熏染和陶冶，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古典文学影响的痕迹。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古典文学有着它不朽的价值,而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就是试图将这种价值现实化,试图在古典文学和当代读者之间建筑起一座联系的桥梁。

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有建树。但对于他们的大多数人来说,用如此轻松活泼甚至带点儿诙谐幽默的笔调来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不但要写出古人的形象还要一定程度地写出自己的个性,这却是一个新的尝试。现在看来,尽管各人在这方面的风格和达到的水准不一,但成绩是可喜的。

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即使我们把它分成十本来写,也依然会是挂一漏万的。好在丛书的辑数并无限制,倘若读者欢迎,不妨再编第二辑、第三辑……

这套丛书从设计、组稿、审阅到编排和寻找图片等,历时近两年。其间,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尽管工作极端繁忙,但始终克尽一位共同参与者的责任,对丛书的每一个细节都抓得非常具体。文学编辑室和出版部诸同志一直和我们共同商议,帮助解决困难,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丛书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值此丛书即将问世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董乃斌

一九九五年四月于北京

目 录

小 引	1
一代天骄	6
楚虽有材,晋实用之	11
忽必烈的“汉法”	15
北方文士	19
贰臣的悲哀	23
“九儒十丐”说反映的遗民心态	27
元代的科举和儒士	31
元杂剧的繁荣	35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39
为风尘女子写照	43
感天动地窦娥冤	49
西厢故事的由来	53
《西厢记》的魅力	57
马神仙的道化剧	62
苍凉激楚汉宫秋	67
点点滴滴梧桐雨	72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77
三国英雄	82
梁山黑旋风	88

书生与龙女	93
一代名伶朱帘秀	98
从大都到古杭	103
郑老先生	108
“凤头”、“猪肚”、“豹尾”	113
作词十法	118
《高祖还乡》与元代社会	123
清官戏	128
商人形象	135
全真教与神仙道化剧	140
不死之鬼	146
青楼歌妓	150
潼关怀古	155
芦花道人的散曲	160
小山乐府	164
元诗四家	169
道园学古主文盟	174
别开生面的萨都刺	178
香艳瑰奇铁崖体	183
狂生咏梅	189
高士清韵	193
南曲与北曲的不同	197
“四大传奇”故事	202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208

南戏绝唱	212
小说中的侠盗	218
风行一时的讲史	222
苏天爵编《皇朝文类》	226
《元诗选》里的少数民族诗人	230
元杂剧的流存情况	234
元代文学年表	239

小 引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家,幅员广大,地域辽阔。蜿蜒于丛山峻岭中的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沿燕山山脉向西,斜穿黄河河套,直抵甘肃的嘉峪关。这种长城的走向,与东亚大陆四百毫米的等降水线相重合,是湿润区与干燥区的分界线,成为古代中国游牧文化区与农耕文化区之间的一道屏障。

长城以北的大漠草原与黑山白水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生衍蕃息之地,如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以及后起的蒙古。他们多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定,以放牧和射猎禽兽为生业,极其勇猛剽悍,可一旦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就逐渐认同于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走上了“汉化”之路。与北宋对峙的辽代是如此,与南宋对峙的金代也是如此。

辽灭金兴,金亡元起,随着各民族在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在北方形成了以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及周围地区流行的汉语为主的新的文学语言体系。当性格剽悍粗犷的少数民族,挟带着

大漠寒冷干燥的北风、唱着“壮伟狠戾”的军歌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在马背上弹奏的胡乐，与燕赵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间曲调相结合，发展成具有北方语音和声情特点的戏曲文学，在元代盛极一时，称为“元曲”，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元曲包括杂剧与散曲两个部分。杂剧是戏剧，除曲文之外，还有科白，有故事情节，是舞台演出艺术；而散曲是用来清唱的曲文，性质上更近于合乐的诗歌。两者在艺术形式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杂剧的曲文与散曲一样，都是要按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能创作杂剧的作家，一般也都会写散曲。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戏剧形式，在金、元之交，杂剧创作就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许多著名的元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多为由金入元的文人，差不多都出生于北方各省。他们以大都（今北京）为创作活动中心，用戏剧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倾诉自己的苦闷和悲愤，讴歌不受正统观念束缚的生活理想和爱情追求，塑造出各式各样生动鲜明的戏剧文学人物形象。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元初剧坛名家辈出，佳作不断，直至元贞、大德年间，元杂剧的前期创作呈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

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北、南方作家的性格气质和精神风貌是有所不同的，所谓“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